

世界正步入文明竞争时代，中美欧作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有望保持到21世纪中叶，欧洲是西方文明的母体与美国文化的主要来源，并且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提出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在亚欧大陆架起一座友谊和合作之桥。我们要共同努力建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座桥梁，建设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国际政治中又出现美国强化对华打压、俄乌冲突等重大事态。这些都昭示，中国有必要确定一个清晰的对欧外交方略，以助力中国的复兴进程。

欧洲外交具有几大特征：与美国关系密切，是美国构建二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帮手；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的欧洲，始终把跨大西洋关系列为全球外交的优先方向；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欧洲国家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也不可能在对华外交上完全复制美国的做法；比较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时，欧洲人常说，“美国是亲戚，中国是朋友”；欧洲有自己的亚文明认同，在经济发展、地区安全上有自己的诉求，突出表现在独立防务、互联网信息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



拿破仑战争失败后，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主导构建“维也纳体系”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欧洲均势，防止法国东山再起。但法国外长塔列朗提出的正统主义原则，为保住法国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关键支撑，并形成对法国非常有利的安排：“大国协调”的五大主角是天主教国家法国与奥地利，新教国家普鲁士与英国，东正教国家俄罗斯；法国继续统治西班牙与两西西里，波兰王国得以成立，意大利与德意志继续处

于分裂状态；奥地利帝国仍然强大，但复杂的族群构成影响着帝国的稳固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与德意志帝国，法国虽然被削弱，却成为欧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法国“肢解德意志帝国”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却拿回了阿尔萨斯、洛林，获得大量的战争赔偿。通过这些，法国压住了德国，大致上洗雪了普法战争之耻。但法国要价太高，还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为由出兵占领了鲁尔工业区，这成为德国发动二战的原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肢解德国”的愿望因为冷战格局的出现而再次落空，乃转而采取“利用德国、壮大自己、领导欧洲”的方略。为此，文化上强调法兰西特色；经济上构建“欧洲煤钢联营”，并逐步发展为欧共体与欧盟；政治上致力于扮演领导者角色，并多次否决英国的“加入”申请；安全上，先是接受了北约的保护作用，但发现无法与美英构成“北约三驾马车”后，弱化对北约的参与，最后干脆退出北约，强化自己的独立防务（包括发展独立核力量），并致力于推动欧洲独立防务。

冷战后，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解除，北约功能转型，向东扩员、强化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是两大趋势。为了提升自己在欧洲与全球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法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后分阶段重返北约，2009年全面重返北约。但是，北约转型主要由美国主导，法国实际能够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而且，随着成员国的增加，北约决策程序越来越复杂，效率与力度都不能满足欧洲多方面的安全需要，大多数成员国不愿意增加防务开支，跨大西洋矛盾越来越明显，特朗普因而曾威胁称美国要退出北约。这又反过来动摇了欧洲国家对北约的信心，马克龙则喊出“北约脑死亡”。

拜登上台后重新强化与欧洲盟友的安全合作，俄乌冲突则给北约打了强心针。美国在北约内的作用有增无减，波兰在北约内的地位上升，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的德国亦然，英国在支持乌克兰上比法国更为积极。这使得法国在北约内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北约不大可能“死”，但法国进入北约领导层之心确实“死”了。作为新戴高乐主义

者，马克龙很

难接受这种状况，在北约框

架外谋求出路势在必行，而

“保持与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构建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引入欧盟以外的战略支持力量”是三大选项。

（1）为保持与提升自身军事实力，经济总量不如德国的法国，国防开支一直高于德国，以至在欧盟内形成“军事靠法国，经济靠德国”的格局。但法国经济总量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俄乌冲突后，德国国内已经就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达成共识，超过法国势所必然。德国对欧盟外交、安全议题的影响力上升是大概率事件。这

显然不是法国所乐见的，必然会在欧盟内寻求支持力量，天主教国家将成为优先争取的对象，特别是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三国。



宗教、人种（一定程度上还包括语言）上的相似性使得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法国的关系相对疏远。辉煌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传统使得法国人始终抱有大国情结，但人口、国土面积、经济、科技水平等决定了法国的外交影响力主要在欧洲与法语圈。这从文化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法国难以挤入新教文明圈核心层，戴高乐时期法国为什么要在美国主导的北约内追求独立性，外交上强调自主性。

从战略角度看，法国志在成为欧盟领导者，并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欧洲的代表性力量。但是，法国经济实力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德国在欧盟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美国领导北约，英国是第一伙伴，德国与波兰的作用在上升的势头难以改变，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球，“戴高乐主义”需要一个全球性支撑（global pillar），它不可能是美国。

本文旨在剖析法国的文化背景与长期国家战略，判断中国应该选定法国而不是德国等其他国家。中国需要长期奉行以法国为欧洲首要战略伙伴国才能长期获益。对方的文化特点与国家战略是中国选择长期战略伙伴的两大必要条件，加上其他若干因素才能构成充分必要条件（这一点请见本系列文章的下一篇）。长期因素还包括法国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特点相关，表现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政治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舆论环境、去教堂做礼拜者的比例、选民在投票中考

虑宗教因素的比重、美国资本对法国一些大媒体的影响力、一些领导人对大西洋主义的重视到底是否超过了戴高乐主义、法德官员交流任职的级别是否会从司局级提升到部级，则属于中短期与局部因素。

(感谢彭姝祎、黄萌萌、赵柯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批评与指点)

“文明竞合”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薛力研究员的专栏。在“各个文明趋向内卷，不同文明又竞争又合作”的时代，本专栏将以此为基调，探讨“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两个方面的不同话题。